



# 像“小鸟”和“雄鹰”一样奔向生活

■包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敏锐把握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的历史方位,在继承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中,既有深邃精辟的理论洞见,也有深入浅出的思想阐发。例如,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生动形象的比喻让我们从中体会到诸多深意。

## 感悟艺术真谛

小鸟机敏灵活,每天都在大树上跳跃鸣叫、不辞辛苦,对它而言大树上的一切,无论是鲜嫩的绿叶还是干死的树枝,都是它采集的细节、生活的乐趣。细节是作品的基石,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而要想获得生活的细节,就必须像小鸟一样深入生活,从艺术的源头活水寻找、汲取创作的丰富素材。文艺创作固然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性劳动,但它更来自生活的赐予和人民心声的表达。

而雄鹰直面风雨,展翅高飞,它与小鸟不同,翱翔在浩瀚天空中,俯视的不仅是一棵大树而是这片大地,是山川、树林、河流,看的是整体、大局、气象。文艺创作应有一种格局、视野,一

种思想、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文学艺术家应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意识。没有雄鹰的格局和视野,小鸟采集的细节可能就会变得零零碎碎、七零八落,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中的细节绝不是为细节而细节,而是更具有典型性与启发性,当艺术的细节超出了真实生活的细节本身时,细节才有真正的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要高于生活,就需要雄鹰般的智慧和视野,一种翱翔俯视、整体中把握细节的能力。当然作家、艺术家的这一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需要潜心思索、日积月累,做足哲学、历史、文化等艺术之外的功课。

## 彰显艺术规律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从文艺作品尤其是优秀的经典的文艺作品中足以窥见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是被文艺发展史所证明的事实。要做到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像小鸟一样采集生活的细节,增强作品的丰富性,敏锐而真实地反映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为什么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为文艺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同时文艺是以润物无声的形式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的。而要做到这一层次,文艺工作者就要像雄鹰一样远离尘世孤傲地翱翔,只有飞得高才能看得远,才有可能冷静地思考,并且能够看出时代大势、悟出世间

道理来,能以哲人的独立思考、政治家的敏锐判断,高层建筑地观察时代风向、总结人生哲理,并且赋予众多细节以深刻智慧和人性光芒,其创作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经典文艺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标识,而文艺创作的典型化,就是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就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概括、提炼、提高为鲜明艺术形象的过程。典型人物形象,应当是一种独特的发现,既能概括某一类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又要突出人物形象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点,使共性和个性达到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从这一创作规律看,文艺创作的典型化,也是小鸟和雄鹰配合而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既要像小鸟一样采集生活的个性、特殊性,也要像雄鹰一样对生活

和时代前进的共性、普遍性成竹于胸,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独具鲜明个性特点的典型人物。小鸟和雄鹰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文艺创作中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的创作态度和这两个要素。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汲取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也要像雄鹰一样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超常的阅读生活的能力读懂社会、读透社会,使作品具有视野广度、精神力度和思想深度。

## 响应时代要求

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

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而要把握好这些方面,文艺工作者必须做到像小鸟一样在大树的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

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本质属性要求文艺必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沉下心来、扑下身子,踏踏实实走进群众、深入生活,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才能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定意义上讲,艺术理想对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也是精神之“钙”,而精神上缺了“钙”,也会得“软骨病”,就会陷入低俗、庸俗、媚俗的泥潭,或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所侵蚀,而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必须要有坚定的艺术理想。有了远大的艺术理想,就会像小鸟一样日夜不停勤奋采集,甚至在生活的大树上安营扎寨汲取营养,就会像雄鹰一样志在九霄凌云,风雨无阻初心不变铿锵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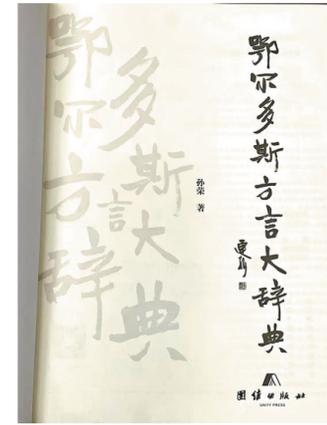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



## 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 读《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

■田炳信



甲骨文之前有文字系统么?有,一定没有。甲骨文之前有语言系统么?有,一定没有。

中华民族的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存在一个稳定延续结构。在历史的维度、地理的维度、人文的维度上持续五千年强,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而不衰,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而独立。

我们都承认,自人类发出群相呼应的那声呐喊,就慢慢由声音形成了语言。有了象形文字后,文字凝固了语言,成为人与人、部落与部落、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硬通货。

文字系统,向着两个方向突飞猛进。在西方,象形逐渐被放弃而走向表音。表音文字将语言和文字合二为一,文字不再是图画,而是更抽象的字母,通过字母的组合记录语言的发音。文字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文字。

在东方,象形文字不断进化而衍生出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和转注。人们对文字的解释以及训诂,从文字字义的解释走向文化背景的辨析,文字使文化背景具备了强大的稳定性和可读性。

中华文字成功保存了语言和文字二元化。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形体结构几千年来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汉字的音符始终都是临时借用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迁徙、不同的碰撞,在中华大地诞生了无数地方性语言。

同一个汉字,不同的发音,让中国几十种方言,全部整合在同一套文字体系之中。在大汉语体系下,各地方言自我适应,自我繁衍、壮大,形成了众多的语言派别,比如北方方言、赣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

在汉字强盛的统一性中,由学者专家们了解、记录、研究、释读,又找出不同地域文化风貌的特殊性。方言的研究,成为一件兼具亲近感与紧迫感的事情。同时,方言的研究,也是一件小众而意义重大的文化遗存发掘工程。

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的方言,属北方方言中的晋语。“吃了猪肝想猪心,花了黄金想白银”“蛇跑兔蹿,各有各的打算”“酸不过浆米罐子,亲不过老婆汉子”“再好的米也有两颗粒,再好的媳妇也有两颗疤”“有酒没菜,不算怠慢;有菜没酒,跋起就走”“瓜地挑瓜,挑得眼花”“喝热汤烧了嘴,喝凉水吹一吹”。

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们,豪爽大气,语气干脆,声音洪亮,鄂尔多斯方言相较普通话而言,更加生动、有趣、形象。方言的加入,让文字表达更为充分,为普通话语系增添了一份情感的细腻,让语言更有包容性。

潜心研究鄂尔多斯方言的孙荣,历数年著就《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全书385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鄂尔多斯方言词汇,共收录词条58439条,共350万字;下册是鄂尔多斯方言俗语,其中包括鄂尔多斯谚语15636条、鄂尔多斯歇后语5241条、鄂尔多斯串话1626条,以及民间(四大)串话152条,共35万字。

孙荣著有《鄂尔多斯汉语方言》《鄂尔多斯笑话》《酒场祝辞》《品味时光——孙荣散文精选》等作,其自1999年开始从事鄂尔多斯方言研究,将一大批已经或者正在消失的词汇进行抢救性记载。

这本前前后后编纂20多年的《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给汉语方言库增添了新的一页,对鄂尔多斯方言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灿烂的草原文明的又一颗硕果。

每一种语言,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社会现象。翻阅《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透过其厚重、生动、丰富、有趣,去感触其在阳光下传承千百年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目的地,也是作者的初衷。

每一种语言,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社会现象。翻阅《鄂尔多斯方言大辞典》,透过其厚重、生动、丰富、有趣,去感触其在阳光下传承千百年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目的地,也是作者的初衷。

梳理上述经历和阅历,二者交相呼应、表里缠绕。作品在回忆、留恋、慨叹中勾勒历史,在痛心、忏悔、无奈中展示现实,写出了自然、生态、环保,写出了人生、世相、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榆树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作品中,很是奇特新鲜。

《我是作家夏林子》《我是一棵榆树》b共计51000多字。总起来看,不论是篇幅、意蕴,还是内在联系,这两篇是“六出雪花”最主要的花瓣,是《我是一棵榆树》的核心与骨干。对照看,一个是社会人的生活,一个是自然榆的遭遇,彼此犹如弟兄姊妹般地交绕牵挂,形成较大的文学张力,派生折射出诸多的形象领域和意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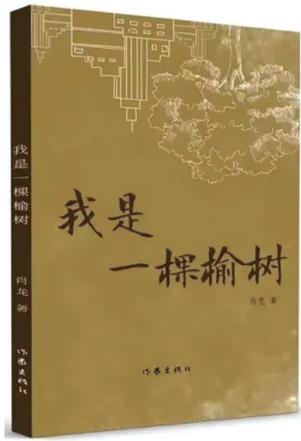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院长、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分享悦读

# 我是一棵树

## ——评2022年度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之《我是一棵榆树》

●赵海忠



于长篇小说《我是一棵榆树》(咱是小区保安)(哎吆喂!咱是城里人)以及小说中的小说《追杀》频繁穿插变换盘绕组成。《我是作家夏林子》等6个部分均为第一人称,各自成体系,恰是“六出雪花”的6个瓣。

粗读之后仍觉无序,我索性把散于各处,6个人物的陈述文字分别选择、剪辑,粘帖在一个个重新命名为本名的新文档内,各归其位、单独成篇、独立阅读,犹如将打乱的魔方恢复成六面一色的出厂设置,拨开迷雾见太阳,竟是不错的读法。

《追杀》3万余字,是作者镶嵌在长篇《我是一棵榆树》里的中篇,费了大心思。小说里裹着一个小说,甚是少见、别致,两者极像二层套娃,不同的是里外风格有时相协,有时迥异。表面看,《追杀》写复仇和情乱,实际上深入人心、触及人性。

《追杀》采用倒叙方式,集中构写哈斯朝鲁替父报仇、追杀母狼。《追杀》的情节从哈斯朝鲁父亲哈巴拉枪杀公狼开始。狼群袭击牧民苏日格家的羊圈,并掠走一只肥绵羊。猎人哈巴拉几经周折打死公狼,却惨遭母狼极具侮辱和挑战的戕害。哈斯朝鲁出于报仇的目的,历经艰险,追杀母狼三年。最后,母狼跳下悬崖,瘦嶙嶙的骨架上裹着松垮垮的皮。哈斯朝鲁感到茫然,头昏眼花,瘫倒在地,用双手挖掘墓坑,葬了母狼。公狼咬死并掠走肥羊,是自然法则,并无仇杀善恶之别。哈巴拉枪杀公狼,一半履行猎人的本职,一半抱着复仇的意念。母狼咬死哈巴拉,本质上还是动物的本能,但是作品赋予母狼些许狡黠和诡计。哈斯朝鲁偏离猎人本性和原则,三年追杀,只为报仇。很明显,狩猎异化为复仇,猎人异化为复仇者,两相比较,耐人寻味。一方面,可以说哈斯朝鲁报了仇,因为母狼已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哈斯朝鲁未报仇,因为母狼是自己跳崖。母狼和哈斯朝鲁,没有纯粹的胜利者,也没有完全的失败者。人性考验狼性,狼性历练人性。人性、狼性双向启迪点悟,两败俱伤与各自后退一步,不能简单评判其价值。

《追杀》还附带哈斯朝鲁与荞麦、与王银匠等人的情感故事。毅力迈和

荞麦结婚不到三天就被熊瞎子舔了,荞麦守寡三年后,才嫁给哈斯朝鲁,生了儿子锁柱。哈斯朝鲁离家复仇时,荞麦又怀了孩子,出生后起名拴住。后荞麦听说哈斯朝鲁死了,生活艰难、精神无依,就与王银匠一起过日子。三年后哈斯朝鲁归来,对此自然是感到愤怒。听荞麦讲清事实后,他狂追王银匠100里,出人意料地掏出一沓纸币砸在王银匠脸上,说:“收起你这破摊子,滚回营子和荞麦过日子去!”哈斯朝鲁则扛着儿子,“消失在山口的榆树林里”。哈斯朝鲁找到银匠,本应该有一场决斗,却以他自己的消失作为结局。哈斯朝鲁的耳光和消失均出人意料,写出猎人的屈辱血性,写出硬汉的无奈柔情。

《追杀》告诉我们,生活本有苦辣酸甜,岂止痛快流畅和非此即彼。深层次讲,有作家对生命形态、生物关系的文学思考,也有对林区生态、森林文明、狩猎文化的形象反映和反思。

《我是作家夏林子》《我是一棵榆树》b在长篇小说中位置特殊,是两个主要的雪花瓣,应予首先关注。

比起《追杀》,《我是作家夏林子》一篇零七碎八,表述自然朴实,毫不精致。作品为了塑造夏林子,有专心写诗、驿站考古、文化保护、琐碎日常、妻子出轨、阅读报纸、解救打桩……林林总总,不刻意设计,不依轮廓,就像一张普普通通的素描,有些许起伏,更多的是平淡无奇。《追杀》是夏林子用心撰写的醇和的小说,而作家本人过的是稀松的日子。生活把夏林子饲养、磨炼、打造得有时充满无奈,有时异常兴奋。作家的精神生产劳动与世俗生活,既协奏交响,又不相兼容。现实的家长里短原生态展示和文学自由创作的苦心经营,犹如地毯的两面,区别甚大。这种写法,内外勾连,形成艺术上的拉伸弹拨,增加作品的张力。没有宏大陈述,不钟情于典型化,不追求机巧,维持平实的现实主义,对于肖龙,这也许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追求。

《我是一棵榆树》以榆树口吻叙述,着重两点:一是它的经历,二是它的阅历。经历:我本来生活在山林,命运把我安排在城市郊区的庭院。院里不光我一棵榆树,还有众多树木。我

的祖籍原来在漠北草原深处,不在大黑山。我们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人类,人类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高大健壮的树们都被放倒,只有一些低矮不成材的榆树还在存活,稀稀拉拉,枯黄瘦瘦,隔路相望。我独自孤独,静默沉思,黑夜的痛切悲怆使我体质羸弱单薄,白昼的企盼使我体态歪斜虬张,扭曲变形,没想到这种病态的丑陋多年后被人类视为极致的美!大货车拉着我走出山口,生我养我的大山渐行渐远,前面一片陌生土地,我顿时产生一种失去根基的飘荡感觉,头晕眼花……我的命运起了戏剧性变化,由一棵受人喜爱的榆树变成让人讨厌的家伙!这一天终于来了,一场大雨后,我的生命力爆发,一夜间,烧焦的树干冒出嫩绿的枝叶……

阅历:庭院的主人是一家私营家具企业老板,吃山珍海味,坐奔驰宝马,女主人雍容富态,长得像打碗花。那年春天B城刮起沙尘暴。榆树的繁衍壮大吸引人类的目光,没几年,黑山沟畔便有十多户人家居住。那时候榆树和人类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树中有人,人中有树。营子里的女人们散开头发,在锡伯河道里洗衣洗澡、倾覆废水、堆积谷草垃圾。人们攀援榆树祖先粗大的枝杈,爬到高高的树冠,让没有被洪水冲走。没多长时间,出现好多豪华轿车,人们一拥一地夸耀我,把榆钱儿视为吉兆,把我当成招财纳福的象征……

梳理上述经历和阅历,二者交相呼应、表里缠绕。作品在回忆、留恋、慨叹中勾勒历史,在痛心、忏悔、无奈中展示现实,写出了自然、生态、环保,写出了人生、世相、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榆树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作品中,很是奇特新鲜。

《我是作家夏林子》《我是一棵榆树》b共计51000多字。总起来看,不论是篇幅、意蕴,还是内在联系,这两篇是“六出雪花”最主要的花瓣,是《我是一棵榆树》的核心与骨干。对照看,一个是社会人的生活,一个是自然榆的遭遇,彼此犹如弟兄姊妹般地交绕牵挂,形成较大的文学张力,派生折射出诸多的形象领域和意义空间。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院长、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